孟子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孟子論
作者：蘇軾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東坡全集》

昔者仲尼自衛反魯，網羅三代之舊聞，蓋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終年不能究其說。夫子謂子貢曰：「賜，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？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，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。是故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，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，百工之技藝，九州之內，四海之外，九夷八蠻之事，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，雜然皆列乎胸中，而有卓然不可亂者，此固有以一之也。是以博學而不亂，深思而不惑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

蓋嘗求之於六經，至於《詩》與《春秋》之際，而後知聖人之道，始終本末，各有條理。夫王化之本，始於天下之易行。天下固知有父子也，父子不相賊，而足以為孝矣。天下固知有兄弟也，兄弟不相奪，而足以為悌矣。孝悌足而王道備，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，勤苦而難行者也。故《詩》之為教也，使人歌舞佚樂，無所不至，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。雖然，聖人固有所甚畏也。一失容者，禮之所由廢也。一失言者，義之所由亡也。君臣之相攘，上下之相殘，天下大亂，未嘗不始於此道。是故《春秋》力爭於毫釐之間，而深明乎疑似之際，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。不觀於《詩》，無以見王道之易。不觀於《春秋》，無以知王政之難。

自孔子沒，諸子各以所聞著書，而皆不得其源流，故其言無有統要，若孟子，可謂深於《詩》而長於《春秋》者矣。其道始於至粗，而極於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釐有所必計。至寬而不可犯，至密而不可察者[1]，此其中必有所守，而後世或未之見也。

且孟子嘗有言矣：「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餂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。是以不言餂之

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」唯其不為穿窬也，而義至於不可勝用。唯其未可以言而言、可以言而不言也，而其罪遂至於穿窬。故曰：其道始於至粗，而極於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釐有所必計。嗚呼，此其所以為孟子歟！後之觀孟子者，無觀之他，亦觀諸此而已矣。

註解

↑ 一作「至密而可樂者」，當誤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